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WORLD CLASSICS

# 烦恼的冬天

(美)斯坦迪克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 烦恼的冬天

[美] 约翰·斯坦培克 著  
聂中博 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之四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冯国超 主编

---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 24 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33 字数:35100千字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

ISBN7-5312-1364-8/T·320

定价:9800元(全138卷)



## 前 言

斯坦培克（1902—1968）是美国现代著名作家，我国的读者大都比较熟悉。他的名篇《愤怒的葡萄》（1939）四十年代就已在我国广为流传，小说对三十年代美国经济萧条时期破产农民困苦遭遇的真实描写，以及作者对他们的同情和关注，曾经在我国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斯坦培克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层出不穷，城市流浪汉、贫苦雇农、退伍士兵、失业工人……反映了广泛多样的生活画面。在斯坦培克的创作后期，他更加注重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有力挖掘。《烦恼的冬天》就是作者此时新的探索中一个重要的成果。

作品的情节如下：伊坦·郝雷是美国东部海港小城中一个食品杂货店的店倌，他在大学毕业后回到世代祖居但已亲人寥落的家乡，结婚生子，过起了平淡的家庭生活。然而，生活并不容许他自甘寂寞。资本主义的金钱和欲望从四面八方诱使他卷进那一场已经延续了无数年的生存游戏。

于是伊坦下决心干周围“谁都在干”的事。向移民当局秘密告发了逐渐对他抱有一种真挚好感的马鲁洛；通过软硬兼施、勾心斗角的手段制服了那位银行家贝克，使他为自己所用；像赌徒似的“下注”在自己童年的好友泰勒身上，用一千块钱赢得了一块让实业界领袖们垂涎三尺的重要地产。然而，



## 烦恼的冬天

正当看起来万事遂心、蒸蒸日上的时候，他的心灵深处的另一个“自己”——那个有良知的自己，愈来愈感到了无可忍受的空虚孤独和来自内心的谴责。因他有意怂恿而酗酒致死的泰勒的阴魂使他夜不成寐，那个半娼半巫的女人又不断纠缠和要挟他，嘲弄和揭露他的平静生活，更加深了他痛苦的犯罪感。正在这时，亚伦因抄袭而获奖的丑闻也被披露，而在父亲的责备下，这个十四岁的儿子竟毫不在乎地认为那只不过是运气不济而已。不仅如此，他还反唇相讥：“我敢打赌你自己从前也准抢到过点儿好处，因为大家全是这么干的。”这就像是在伊坦内心良知与欲望斗争的天平上投下了最后一个砝码。他失去了全部生的意趣，在濛濛的雨夜中满怀绝望地走向波涛汹涌的大海……

作者在该书扉页上的声明中说：“书中所写的，是当今一大部分美国社会的情景。”的确，斯坦培克这部《烦恼的冬天》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酷和人性遭到的歪曲。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在艺术水平和思想主题的尖锐性上，都可以与作者前期的主要作品《愤怒的葡萄》媲美，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 第一部

## 第一章

四月的一天阳光灿烂，普照着大地，玛丽·赫雷被恶梦吓醒，当她翻身面向丈夫时，看见的却是一张鬼脸。

“真傻气，伊坦，”她说，“你真有点儿演小丑的天才啊。”

“哦，你说，我的小耗子姑娘，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呢。”

“哎，你是不是刚睡醒了就在胡闹呢？”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嘛。”

“我看你真是在胡闹。你记得今天是耶稣受难日么？”

他随口应付地说：“是下贱的罗马人列队送耶稣上髑髅地的一天吧。”

“别亵渎神圣了。马鲁洛会在十一点就关店门的。”

“噢，亲爱的，马鲁洛是个天主教徒，又是个意大利佬。他也许根本就不会露面。我会在中午准时关门，一直到行刑完毕。”

“你用那种反对基督教旧教陈规陋习的腔调说，这样说可



## 烦恼的冬天

不理想哩。”

“瞎说，母瓢虫。这是我母亲娘家的传统，这是我身上的海盗血统在起作用。而且你知道，那也的确是一次行刑嘛。”

“我知道你们家以前并不是海盗，而是捕鲸的渔民，你自己说过。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为联合抗击英国殖民当局由十三个殖民地的代表组成的会议还发给你们证明书呢。”

“可那些被轰炸过的人却说他们是盗贼。正像那班罗马丘八们说这是一种刑罚一样。”

“不好意思我惹你发火了。我真希望还是你原来胡闹的样子，而不是现在。”

“噢，你说我胡闹，我甘愿，因为每个人都知道。”

“你老搅得我越说越说不清啦。你是完全有资格自豪——清教徒移民和捕鲸船长汇集于一家。”

“他们也有理由自豪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如果让我的祖宗知道他们的孙子，在他们曾经住过并拥有一切的城镇里，正为一个意大利佬当杂货店馆时，他们会觉得自豪么？”

“你并不是店馆，你倒像位既管账存钱，又作主订货的经理嘛。”

“不错。我清扫垃圾，向马鲁洛点头鞠躬问好，假如我是只该死的猫的话，我还得替马鲁洛抓耗子哩。”

这时她伸手抱住了他的腰，撒娇地说，“咱们还是说说傻话吧。”她说，“可千万别在耶稣受难日赌咒骂人，我真的好爱你。”

“是啊。女人们都爱这么说。你可不要认为只想说好话讨



好我，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在别的男人面前光脊梁。”

“哎，咱们不说这些，咱们说说孩子们的事吧。”

“他们被抓去坐牢了吗？”

“瞧你，又发起傻来了。哎，不说了，还是让他们自己跟你谈吧。”

“干吗你不说呢……”

“今天玛姬·扬—亨特又要来给我算命啦。”

“不要像背书这样随便说，玛姬·扬—亨特到底是个什么人？究竟哪里好，会引得咱们这么多人全着了迷似的……”

“知道么，如果我这人好吃醋……我的意思是男人如果不注意一位漂亮姑娘的话……”

“唉，你说的那一位还是个姑娘？她都已经嫁过两个男人了。”

“第二个也已经死啦。”

“现在我想吃饭了。你真相信那一套么？”

“可玛姬曾经用纸牌算过我哥哥的命。她当时就说你是你最亲近的人呢。”

“按你这说法，我那最亲近的人就要挨我一脚了，如果她还不至于让我吃饱的话……”

“我马上就去……是吃鸡蛋么？”

“随你吧。干吗大家管耶稣受难日叫美好的礼拜五？这里面有什么值得美好的呢？”

“哎呀，你呀！”她说，“你老爱开这种国际玩笑。”

当伊坦·亚伦·赫雷走进厨房，又来到饭桌边时，咖啡已经煮好了，鸡蛋装在盘里，旁边摆着烤面包。



## 烦恼的冬天

“我觉得现在心情挺好。”他说，“可大家干吗要叫今天为礼拜五呢？”

“也许是春天的缘故吧。”她在炉灶旁边说。

“春天的礼拜五么？”

“春天的狂热。孩子们起床了吗？”

“不可能的事。这些小懒鬼。我去叫他们起床，揍他们一顿吧。”

“你一发起傻来就不根据事实说话，信口胡说。十二点到三点你回家吗？”

“不回来了，我还有事呢。”

“干嘛不？”

“搞女人。偷偷约会，也许和你约会的那个恶心女人，就是玛姬吧。”

“唉，伊坦，别这么说话。玛姬是咱们的好朋友。她如果知道别人没有衣服穿，她会毫不吝啬地把身上最后一件衣服脱下来送给别人。”

“当真么？她哪儿来的衬衫呢？”

“又用那班老移民的腔调说话啦。”

“我敢用任何东西跟你打赌，她跟我有血缘关系。她身上流着海盗的血液。”

“哎，你还说傻话！给你这张单子。”她把那张单子塞在他的上衣口袋里。“虽然东西一大堆，但你千万别忘了，这是为复活节准备的。还有，鸡蛋要买两打，也别忘了。你要迟到了！”

“我知道，也许会让马鲁洛丢掉几笔小生意。干嘛要买两打？”



“染彩蛋。亚伦和玛丽·爱伦说过必须要那么多。你快走  
吧。”

“好吧，我的除虫菊，……不过我现在先上楼去，把亚伦  
和玛丽·爱伦这两个小家伙痛揍一顿。你看我这种做法好吗？”

“是你宠坏他们的，伊坦。你应该知道他们是被你宠坏  
的。”

“唉，再见吧，你这条威风凛凛的大战船！”他说完就砰然  
关门而去，踏入清新的晨光中。

当他步出房中时，他回头看了一眼这座漂亮的老房子。这  
是他祖辈和父亲们传下来的，白漆外壁，正门上方的扇形窗，  
亚当式的檐饰，屋顶上面有眺望台。房子深隐在草木葱茏的花  
园里一片近百年的紫丁香树丛中，紫丁香树叶繁盛，一丛丛和  
人腰差不多粗，枝头上结满了花蕾。榆树梢连着榆树梢，长出  
了一片黄茸茸的新叶。早上的太阳刚刚从银行的大楼背后露出  
头来，照在银白色的煤气塔上，使它闪闪发光，并且使旧港里  
蒸腾出阵阵海水的咸味和水藻味。

清早榆树街上只有一个过客——贝克先生的红毛塞特犬，  
也就是银行家那条名叫“红贝克”的猎狗。它大模大样地漫步  
街头，时不时地停下来用鼻子嗅嗅榆树根，嗅一下过往行人的  
气味。

“早上好，先生。我叫伊坦·亚伦·赫雷，当你撒尿时我曾  
见过你。”

红贝克停下步来听他说话时，慢腾腾地摇着它那毛茸茸的  
尾巴。

伊坦对他说：“我刚才正在看我的房子。早先的人可真懂  
得怎么造房子呀。”



## 烦恼的冬天

红毛狗翘起脑袋，弯起一只后脚来挠挠自己的肚子。

“可这也不奇怪。因为他们有的是钱。从全世界七大洋捞来鲸油，还有鲸脑油。你知道什么叫鲸脑油么？”

红毛狗哼了一声。

“我猜你不知道。那是由抹香鲸颅腔里提出来的一种清油，有一种很好闻的玫瑰香味。读读《白鲸》那书吧，狗儿。我劝你读一读。”

猎狗翘起一只腿踩在阴沟旁的马桩上。

转身走开时，伊坦又回过头来说：“再写份书评来。你可以教一下我儿子。他连鲸脑油这个词都不会写，至于别的词也一样。”

从榆树街一头走到另一头，离开了伊坦·亚伦·赫雷那座老屋，我们就可以拐入本城的正街。在第一个街口的地方，许多觅食的小麻雀正在艾尔加家门前草地上打架，它们并不是开玩笑，而是真打，它们谁也不让谁，竭力要啄出对方的眼珠子，而且那么凶狠，那么喧嚣，以致连伊坦走近时它们都没有发觉。看到这一切他不得已停下来看这场恶战。

“窝里的鸟为什么都不会和睦相处？”他说，“为什么我们人做不到？瞧，这才是胡说八道哩。你们这些小东西，大清早都不能在一块儿过，为什么那位圣芳济修士还特别喜爱你们这些小杂种哩？快滚吧！”他向它们猛冲过去，乱踢乱踩。麻雀们捕打着翅膀快速飞起，不满地叽喳叽喳，活像开门时难听的轧轧声。“告诉你们吧，”伊坦对着它们的后影说，到了今日正午时，太阳将变黑，那时你们将恐惧了。”说完这些，他重新回到人行道上，继续往前走。

过了第二个街口，菲利普原来那幢老房如今已变成一座公



寓了。第一国民银行的出纳员佐伊·莫菲正从大门里走出来。他剔着牙齿，扯了扯身上那件赛马骑师式的背心，招呼伊坦说：“嗨，赫雷先生，我现在正想去找你呢，我有一件事弄不明白，不知你是否愿意告诉我！”

“大家干嘛要把今天这一天称做好礼拜五呀？”

“这是从拉丁文来的，”佐伊答道，“Goodus, goodilius, goodum，翻译过来就是成群起哄。”

佐伊长着一张马脸，笑起来人中很长，露出一副大板牙，也很像马那样。佐塞夫·派屈里克·莫菲，佐伊·莫菲，小佐伊——“老莫”，尽管来新港城只不过才几年，确实也成了一个人人欢迎的角色。他自己能像个扑克老手似的出言成趣，但对于别人的有意或无意打趣，不管曾经是否听过，他总是露出乐呵呵的样子。这位老莫真是机灵鬼，不管对什么事、什么人他都知道地那样彻底详细——黑手党也好，蒙巴顿也好，他都深知内情，不过他讲起来总是采用提问口气，听起来像在请教别人似的。这样就可以避免了给人一种万事通的印象，使对方也觉得是参予了讲述，因此事后可以拿来当作自己讲的故事转述给别人听。事实上佐伊是挺有幽默感的家伙，象个爱冒险的赌徒，别人却从来没见过他下过注，而且实际上他还是个挺不错的管帐员，出色的银行出纳。第一国民银行的经理贝克先生对佐伊信任到了极点，几乎什么工作都交给这位出纳去经办。老莫跟谁都十分熟悉，但从来都不直呼名字。称伊坦为赫雷先生。玛姬·扬一亨特在佐伊口里总是扬一亨特太太，尽管私下别人传闻他和她有姘居关系。他独身一人，无亲无友，独自住在菲利普家的老屋里，占着两个房间和一个浴室，吃饭大都上“前桅餐室兼酒店”去吃。他在银行的工作贝克先生知道，董事会



## 烦恼的冬天

也都知道，完全清清白白，可是小佐伊有个习惯，老爱谈论别人的长与短，让你疑心这就是他自己的遭遇，如果像他说的那样他真可算饱经沧桑了。从不爱出风头这一点上，也使别人对他更有好感。他经常保持指甲干干净净，衣着时髦，总是衬衫洁白，皮鞋锃亮。

两人漫步顺着榆树街向正街走去。

“我正想问你，你跟郝雷舰长是亲戚么？”

“你是说郝雷舰长吧？”伊坦问，“我们家族到目前为止出过不少船长，却从来没有出过舰长。”

“我曾听说你爷爷是位捕鲸船长，我想我大概把他跟舰长混为一谈了吧。”

“我们这个小城镇也有他的传奇故事。”伊坦说，“听他们说，我爹的祖辈真有人干过海盗的勾当，我母亲家的祖辈是乘‘五月花号’帆船来的。”

“哦——伊坦·亚伦，”佐伊说，“我的天，说不准你们之间还有亲戚关系呢。”

“有可能，那也说不准。”伊坦说，“天多好啊，你遇到过比这好的天气么？你找我有何事？”

“哦，对。我想你十二点到三点之间大概休息吧。请你到十一点半左右给我准备两份三明治好吗？我自己来取。另外再加上一瓶牛奶。”

“银行不休息？”

“银行休息，我不休息。小佐伊时时都坚守岗位，整天牢牢拴在帐簿上。碰到这样一个周末假日，所有的人就连他养的狗都来取款。”

“你说的那些我倒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没想到。”伊坦说。



“哦，一点不假。复活节，烈士纪念日，独立纪念日，劳工休息日，每一个较长的周末假日都这样。如果我想抢银行的话，我就定在周末假日之前。全部现款都等待我去拿。”

“你曾碰到过抢劫么，佐伊？”

“没有。但我有个朋友碰到过两次。”

“这件事发生后他说什么呢？”

“他说他当时被吓坏了，别人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他说钞票本身有保险，他自己却没保过险。”

“当我休息时给你送来吧。我敲了一下后门。你要什么样的三明治？”

“别费心了，郝雷先生。我自己会去一趟……黑麦面包夹的一份火腿三明治和一份奶酪三明治，加生菜和蛋黄酱，最好再来一瓶牛奶，一瓶可口可乐供我饭后享用。”

“来点很好的意大利蒜肠怎么样？这是马鲁洛的家乡风味。”

“不了，谢谢你。这位黑手党干的如何呢？顺不顺利呢？”

“我想挺顺手。”

“是啊，即使你很不喜欢意大利佬，你也得羡慕一个靠一辆小车发家的人。他是个相当精明的家伙。别人是不会知道他暗地里捞过多少钱的。或许我不该说这个。银行里的人是不应该随便说的。”

“你也并没有说嘛。”

他们走到了榆树街和正街拐角处。两人不约而同地停下步来，转身望望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红砖和灰泥，这原来是所老房子而且是海港大旅馆的，如今被拆掉，为了兴建新开的联号商店。一架黄色的压路机和一座大吊车在晨光中静静地停在那



## 烦恼的冬天

儿，远处看就象两只伺机捕食的猛兽。

“我老想干这个。”佐伊说，“把那个钢铁的大锤一挥，眼看一座墙倒塌下来，这样痛快吗？”

“我在法国可看够了墙倒屋塌。”

“是呀！那边海滩边的纪念碑上还有你的名字哩。”

“后来他们把那些抢劫过你朋友的强盗抓住了么？”伊坦心里所谓朋友就是佐伊自己而已。谁都会这么想。

“哦，那还用说。就象逮耗子似的把他们逮住了。幸好强盗们都不大机灵。如果小佐伊写一本关于抢劫银行的书的话，警察就有可能什么也逮不住了。”

伊坦哈哈大笑：“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呢？”

“我有很多资料来源，郝雷先生。我只要读读报纸就可以了。此外我还跟一个以前当过警察的人很熟悉。你难道愿意听一篇只值两块钱门票的讲课吗？”

“能不能只值六个小子儿的？我正忙着去开店门哩。”

“女士们，先生们，”佐伊说，“今天上午我讲一讲……不，你们谁知道银行抢劫犯是怎样被抓住的呢？首先，档案纪录——过去被捕过。其次，分赃不匀，有人漏了风。再次，为女人。关于这些事总离不开和女人有关，这些就引出第四点——他们总要花那笔钱，注意新出现的阔佬，一般很容易被抓的。”

“那么应该怎么抢法呢，教授先生？”

“简单极了。就是和刚才说得相反。不管你曾经为什么被抓进去，里面有什么档案，最好的方法就是：别跟人合伙，单枪匹马干，什么人都别告诉。别搞女人。也别花抢来的钱。把它搁起来，说不准要搁许多年。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拿出一部分搞投资，摆架势，但一定也别胡花。”



“如果这个抢劫犯被人认出来怎么办呢？”

“如果把他嘴塞住什么也不说，谁还能认出来呢？你读过那些见证人的证词么？那都是些饭桶。我那位警察朋友经常说，有时他和嫌疑犯一起列队被证人指认时，他曾多次地被那些证人指认为罪犯。他们拿神灵赌咒发誓说就是他干的。这该值你六个小子儿了吧，请掏钱吧。”

伊坦伸手摸摸口袋：“不好意思我只有欠你啦。”

“那我就扣你那三明治的钱啦。”佐伊说。

两人穿过正街，走进马路对面的一条横巷里。佐伊进了第一国民银行的后门，伊坦打开了巷子另一边“马鲁洛食品水果杂货店”的边门。“夹火腿和奶酪么？”他问。

“要黑麦面包……加生菜和蛋黄酱。”

路边那脏兮兮的窗子旁，这里有几点灰暗的光影。高高的货架接着天花板，上面装着罐头水果、蔬菜、鱼、肉类制品和奶酪的纸板箱和木箱，伊坦在那光线昏暗的地方站了一会儿，里面味道俱全，有面粉干豆子和粮食的气味，有盒装麦片、米花的油墨味，奶酪、还有红肠的浓重的腥味，火腿、咸肉的熏腊味，以及那只白铁垃圾桶里发出来的白菜帮子、莴苣叶和甜菜头的腐烂气味，看一看有没有老鼠痕迹时，发觉没有，他才重新又打开边门，把有盖的垃圾桶推到巷子里。一只灰猫想要窜进来，但他把它赶走了。

“不行，不准进来。”他对那只猫说。“捉耗子是你的天性，是你的责任，可你只想偷啃腊肠。去！听见没有，去！”那只懒惰的猫正舔着它的粉红色爪子，不过当它听见第二声“去”时，就连忙跑开，跳进了木栅栏里。“这准是个有魔力的字眼呀！”伊坦大声地说。他回进堆货房，关好了门。



## 烦恼的冬天

然后穿过满是尘土的房子，向弹簧门走去，突然听到厕所间里有漏水声。他打开厕所门，打开灯，拉了拉水箱。然后看那有一层铁丝网的大弹簧门，用力开大，用脚踢着木楔子塞进去顶牢。

大橱窗因为拉上了帘子，所以整个房间显得绿荫荫的。这儿也是货架高齐天花板，堆满了闪闪发光的罐头和瓶装食品，简直像个大仓库。店堂的一边是柜台，现金出纳机，纸袋，绳子，和那台用不锈钢和白搪磁做的全店的骄傲——冷藏柜，冷藏柜里现在正发出咝咝作响的声音。伊坦按了一下开关，让那些冷冻肉、奶酪、红肠、肋肉、牛排和鱼等等都沐在氖灯光线中。整个店堂里四壁生辉，灯火辉煌，那里面柔和的灯光，跟伦敦卡尔特修道院很相似。伊坦一丝不动地欣赏着这些——那罐头西红柿的管风琴，那芥末和橄榄油的小圣堂，那成百个装殓着沙丁鱼的腰圆形铁棺材。

他用念诵祷告的腔调念着：“Unimum et unimorum。”“Unimouse quod unibug in omnem unim, domine - ahhhhhmen。”他慢慢地念诵，好像又听到妻子在责备他的声音：“这多傻，总伤害别人的感情，怎样和别人相处好。”

一个马鲁洛的杂货店伙计，一个有老婆和两个孩子的男人，还有，哪里有自己的独处时间？白天是顾客，晚上是老婆孩子，夜里是老婆，接着又是白天面对顾客，晚上面对老婆孩子。“除非就是进浴室那会儿独处时间，”伊坦出声地说；还有就是现在，还没有开张打开闸门这一会儿。唉，这昏暗窒息、愚蠢无聊的日子，这懒散无聊的日子！“你看，我有什么时间来伤害别人的感情，我的小甜甜？”他们的心自问好像对他老婆说。“压根儿就没有什么人也并没有什么人的感情可伤。